

《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考证

唐 普

(四川师范大学 文科学报编辑部,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萧统所编《文选》载诸篇序共70篇,其中以史辞为序者10篇。这类序言,盖皆源于史书,作者别集编纂者或一些总集编纂者在编集时一并录入,可惜这些集子现已亡佚。从《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基本可以看到原集编纂的大致面貌。

关键词:《文选》;史辞类序;《隋书·经籍志》;总集;别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3-0060-05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选录了先秦至梁八百年间、一百多个作者、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所录诗文共有序70篇(不包括《文选》编者作为“序文”文体编入的九篇序文)。这些编入的序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作者在作文之时自己写就的序文,这在《文选》所载诸篇序中占多数;而另一类是作者的文章在编入集子时记录作者本事之文,这类序在《文选》所载诸篇序中虽占少数,但其来源均应属于史家之辞。

《文选》所录诗文皆当本之作者别集抑或总集。依《隋书》的说法,总集的编纂在别集之后: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摯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经籍志》)

至六朝时期,别集转繁,《隋书·经籍志》依隋时旧目,著录别集437部,4381卷(通计亡书,有886部,8126卷)[1](《经籍志》)。《文选》所录,大多依此,但今已无从见矣。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曰:

《汉书·艺文志》所录,多非其全,《隋书·经籍志》载六国以来西汉人诗文集凡二十九家,皆合一人所作为一集。故《司马相如集》载有自序,《刘向集》载有《诫子书》,可知六朝别集已非其旧。至如编纂者为谁,今无可考矣。[2](《例言》)

今仅就《文选》所载诸篇序之史辞类序的源流略作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宋人王观国《学林》曰:

《文选》载杨子云《解嘲》有序,杨子云《甘泉赋》有序,贾谊《鹏鸟赋》有序,祢正平《鸚鵡赋》有序,司马长卿《长门赋》有序,汉武帝《秋风辞》有序,刘子骏《移书责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辞也。昭明摘史辞以为序,误也。[3](《古赋序》)

王观国此言,虽有的论,亦有谬误。试证之。

其一,“昭明摘史辞以为序”。从《文选》通篇的体例来看,其所载诸篇序皆非昭明太子等人之作,所有序篇的辑录当本之作者别集或有关总集。作为《文选》编者的萧统,他所要做的工作无非是选好篇目,从其他集子中将文章录入而已,原集中有序的文

章有时也会同时辑入序文,当然,也并不是原集中所有的序文都一并录入,而是有所取舍的。因而,摘史辞以为序者,非昭明也,而是原集编纂者所为。

其二,关于扬雄《解嘲》、《甘泉赋》序是否史辞的问题。《文选》所载扬雄诸篇之序,虽皆见班固《汉书》,然固作《扬雄传》,乃依作者自序,故《汉书·扬雄传》有云:“赞曰:雄之《自序》云尔。”所以,扬雄文章之序,实质上是自序,而非史辞。

其三,“史辞非序”。我们先来看看序之定义:

序者,序典籍之所作也,《文选》始于《诗序》,而《书序》、《左传序》次之。[4]

《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则庶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循人之失也。”[5]

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6]

可见,“序”的作用主要就是“序典籍之所以作”,“序作者之意”,“善叙事理”,而《文选》所载史书之辞大多交代了文章所作时间、缘由,应视之为序。

其四,司马相如《长门赋》,王氏说其序为史辞,非也。关于《长门赋》之真伪,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史记·外戚世家》“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曰:

司马相如赋云“陈皇后别在长门官,怨闷悲思,奉黄金百斤为相如取酒,乃为作颂以奏,皇后复亲幸”。作颂信有之也,复亲幸之恐非实也。[7]

司马贞所言,是从史实出发,因为《史》《汉》均未记陈皇后“复亲幸”事,《汉书·外戚传》更明确记载武帝死“后数年,废后乃薨”。然司马贞未辨此赋真伪。后何焯《义门读书记》、顾炎武《日知录》等皆疑为伪作。《长门赋》之作,当为依史实而敷衍成章,序亦如此。盖作者伪托相如以成其文,恐人不信,即杜撰此序于前。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序当为杜撰者或编相如集者所为。如为伪托者杜撰,当属于自序之类;如为编相如集者不辨此赋真伪,乃杜撰

了陈皇后故事以为相如序,一并编入集中,则亦非史辞。

通观全书,《文选》所载以史辞为序的诗文有如下10篇:贾谊《鵬鸟赋》、《吊屈原文》,祢衡《鹦鹉赋》,韦孟《讽谏诗》,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汉高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张衡《四愁诗》,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武帝《秋风辞》,王褒《四子讲德论》。

1. 贾谊《鵬鸟赋》、《吊屈原文》之序。

《鵬鸟赋》序曰: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鵬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鵬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8](《鵬鸟赋》)

《鵬鸟赋》序本自《汉书》:

谊为长沙傅三年,有服飞入谊舍,止于坐隅。服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9](《贾谊传》)

此文与马史略有出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10](《屈原贾生列传》)

又,《文选》所载贾谊《吊屈原文》序曰: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8](《吊屈原文》)

其文辞与《汉书》小异。《汉书·贾谊传》曰:

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喻。其辞曰:……[9](《贾谊传》)

相比而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言要略一些: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10](《屈原贾生列传》)

又观《文选》录《鵬鸟赋》、《吊屈原文》,与《史

记》所载小异,而与《汉书》异多,故疑编贾谊集之人文从《史记》、序选《汉书》。由是观之,《文选》所载贾谊《鹏鸟赋》、《吊屈原文》之序,本事最早见于《史记》,班固略有增损,谊集编者依班固而录之。

2. 祢衡《鹦鹉赋》序。

《鹦鹉赋》序之事,今可见者唯范晔《后汉书》,文字略有出入,兹引之对照如下:

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为此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愿先生为之赋,使四座咸共荣观,不亦可乎?”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其辞曰:……[8](《鹦鹉赋》)

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11](《祢衡传》)

观其风格,序文更紧凑,文学性更强。

3. 韦孟《讽谏诗》序。

序曰:

孟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诗讽谏曰:……[8](《讽谏》)

《汉书·韦贤传》曰:

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9](《韦贤传》)

而《艺文类聚·人部》云:

汉韦孟《讽谏诗》序曰:“孟为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孙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曰:……”[12](卷二十四)

此引序文与《文选》小异,盖因见之于集。《汉书·艺文志》不载韦孟诗,而《隋志》亦未著录孟集,疑在《韦玄成集》(孟为玄成之先祖)中。《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丞相《韦玄成集》二卷,亡”,两唐《志》同,盖抄《隋志》。从本传所记来看,班固亦疑此诗为其后人“述先人之志”所作。又,从别集的编纂来看,亦多有把其他与作者相关的作品编入别集的先例,如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考证“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录一卷”时引明人冯惟讷《诗纪》“又,嵇喜《答嵇康》四首、郭遐周《赠嵇康》三首、郭遐叔赠五首、阮德如答二首”说:

“其相传本集所有如此也。”[2]由此看来,编者盖因《汉书·韦贤传》事以为序,而字略有出入。但是,《韦玄成集》今已亡佚,无由考论,所以又疑萧统据有关总集编入《文选》。《隋书·经籍志·总集》著录有《古诗集》九卷、《诗集》五十卷等,更有萧统亲自编集的《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1](《经籍志》),其中亦有可能就录有韦孟之诗,而《文选》本之。下述荆轲《歌》、高祖《歌》,似皆如此。

4. 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序。

荆轲作《歌》序本《史记》,《史记》则源于《战国策》。《战国策》曰: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3](《燕策》)

《文选》所载荆轲《歌》并序云:

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祖送于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歌,宋如意和之。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0](《荆轲〈歌〉》)

《汉书·艺文志》不录荆轲《歌》,《隋书·经籍志》未见其集,此歌并序疑从《古诗集》、《古今诗苑英华》之类总集选出。又,《艺文类聚·乐部》引此歌前未有书名,盖据《文选》之类总集而抄录。

5. 刘邦《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序。

高祖作歌之事,《史记》有载: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0](《高祖本纪》)

又,《汉书·高帝纪》云:

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9](《高帝纪》)

《文选》载其歌并序曰:

高祖还,过沛,留。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

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0](《高祖〈歌〉》)

比较三者异文,《文选》当本《汉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高祖歌诗》二篇”,《隋书·经籍志》未有别集,其《歌》并序入集则在总集类之中。

6. 张衡《四愁诗》序。

王观国《学林·四愁诗序》曰:

《文选》张衡《四愁诗》序曰:“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禽。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观国详此序,非衡所作也。岂有为相而斥言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自称下车治威严,郡中大治者?案:《后汉书·张衡传》曰:“阳嘉元年,造候风地动仪,复迁侍中。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乞骸骨,召拜尚书。永和四年,卒。”以知《四愁诗序》乃史辞也。辞有不同者,盖撰《后汉书》者非一家,后之編集衡诗文者增损之耳。[3](《四愁诗序》)

王观国所辨,当是此序之前半部分。但是该序后半部分有“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等语,未论。李大明先生云:

今观“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诸语,即使亦非张衡自作,但也合乎《四愁诗》立意。通读《四愁诗》,多取屈赋文辞之义,而用的则是比兴手法。所谓“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正是汉代文人评《骚》专用语。[14]

因此,此序如出史辞,盖因史书非一家,不独范曄《后汉书》,原文如此亦有可能。如非,又疑为編集者依《后汉书·张衡传》而撰。

7.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序。

歆移书太常博士,事见《汉书》: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

《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9](《楚元王刘交传》附刘歆传)

此与其序文字一致:

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议,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8](《移书让太常博士》)

8. 刘彻《秋风辞》序。

武帝作《秋风辞》事,宋人王应麟《玉海·圣文·御制诗歌》引《汉武故事》云:

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燕,作《秋风辞》。曰……[15](卷二九)

序文为:

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8](《秋风辞》)

由是知其出于《汉武故事》,亦属史辞(《隋志》《汉武故事》属《史部·旧事》)。

又《初学记·职官部》:“《汉武帝集》曰: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16](卷三)《艺文类聚·杂文部》:“《汉武帝集》曰:奉车子集(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为歌诗。”[12](卷五十六)可见,集中序武帝作文之事,颇类史家之言。又,《华阳国志》:“(寿)今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时寿良亦集,故颇不同。”[17](《后贤志》)陈寿亦说“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凡为二十四篇”,但目录却用的是《诸葛氏集目录》[18](《蜀书·诸葛亮传》)。即使二者非一,亦知亮集中有关作者本事之文,当是依据《诸葛亮故事》而来。由此推知《汉武帝集》编纂之时,亦有可能参《汉武故事》之类史籍,如武帝作《秋风辞》事而为序入集中,《文选》本之。

9. 王褒《四子讲德论》序。

褒作《四子讲德论》,事见《汉书》本传:

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9](《王褒传》)

盖編集者综辑其辞为《四子讲德论》序曰:

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又作传,名曰《四子讲德》,以明其意焉。[8](《四子讲德论》)

萧统《文选》所载诸篇之序,以史辞为序者,可考的基本上都源自记录先秦、两汉历史的史书。或略有增损,如祢衡《鹦鹉赋》、韦孟《讽谏诗》之序,亦

有辑采史辞而作之序、源于史辞而有异者,如张衡《四愁诗》序。但无论如何,皆为編集者所为,萧统所本,盖亦为当时所见之集本身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隋志》著录六朝的集子除《文选》外基本亡佚。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一些别集,乃后人重新辑录。通过《文选》所载诸篇对其集作考察,大致能够看到当时别集、总集编纂的一些基本情况。本文仅对其所载史辞类序加以考证,许能窥豹一斑。

参考文献:

- [1]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5.
- [3]王观国.学林[M].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4]王应麟.辞学指南[M].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Z].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
- [5]吴讷.文章辨体[M].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Z].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
- [6]徐师曾.文体明辨[M].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Z].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
- [7]司马贞.史记索引[M].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萧统.文选[Z].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1]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欧阳询.艺文类聚[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3]战国策[M].上海:上海书店,1987.
- [14]李大明.汉代文人论屈赋写景[A].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中国古典美学论集[C].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7.
- [15]王应麟.玉海[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
- [16]徐坚,等.初学记[Z].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7]常璩.华阳国志[M].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Textual Research into Historical Prefaces in *Wen Xuan*

TANG Pu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SN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70 prefaces in *Wen Xuan* edited by Xiao Tong, of which 10 pieces are historical ones. These prefaces originating from historical books are compiled into individual authors' collections or some anthologies, which are unfortunately lost. Through this kind of prefaces in *Wen Xuan*, we can form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collections and anthologies.

Key words: *Wen Xuan*; historical preface; *Sui Shu Jing Ji Zhi*; anthology; collec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